

CHINA

铁凝 · 永远有多远
 池莉 · 生活秀
 李西岳 · 农民父亲
 胡发云 · 老海失踪
 潇潇 · “高四”学生

小说月报

毕飞宇 · 青衣
 叶广芩 · 醉也无聊
 方方 · 在我的开始是我的结束
 李唯 · 腐败分子潘长水
 阿宁 · 无根令

第9届百花奖获奖作品集

小说月报编辑部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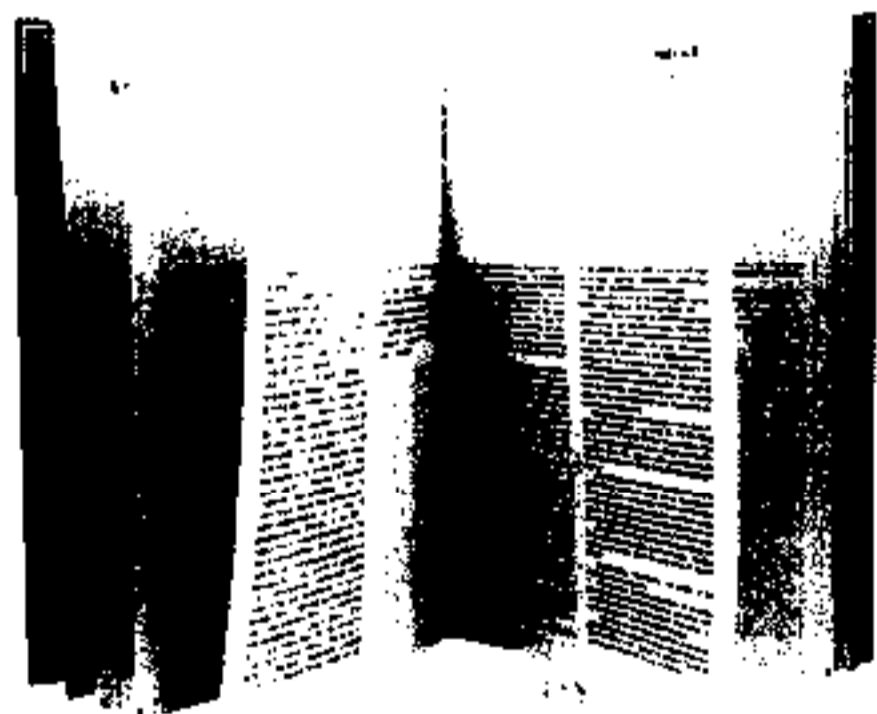
冯骥才 · 俗世奇人
 池莉 · 一夜盛开如玫瑰
 周梅森 · 基本国策
 梁晓声 · 双琴祭
 王蒙 · 枫叶
 裘山山 · 保卫樱桃
 莫言 · 沈园
 赵琪 · 援军
 铁凝 · 第十二夜
 谈歌 · 燕赵笔记

CHINA

小说月报

第9届百花奖获奖作品集

小说月报编辑部编



百花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小说月报第9届百花奖获奖作品集/小说月报编辑部
编.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1

ISBN 7-5306-3204-3

I. 小… II. 小…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
国—当代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33501 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天津市和平区张自忠路189号

邮编:300020

e-mail: bhpubl@public1.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022)27312757 邮购部电话:(022)27116746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28 插页 2 字数 627 千字

2001 年 6 月第 1 版 200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0 册

定价:38.00 元

小鏡月報

第九屆百花獎獲獎作品集

目 录

鐵凝小說

鐵凝小傳

- | | | |
|----|-----------|-----|
| 5 | 永遠有多遠 | 鐵 凝 |
| 52 | 寫小說也需要大老實 | 鐵 凝 |

池莉小傳

- | | | |
|-----|---------|-----|
| 57 | 生活秀 | 池 莉 |
| 126 | 說說《生活秀》 | 池 莉 |

李西岳小傳

- | | | |
|-----|---------|-----|
| 131 | 農民父親 | 李西岳 |
| 184 | 為賦新詞強說愁 | 李西岳 |

胡發雲小傳

- | | | |
|-----|-------------|-----|
| 191 | 老海失蹤 | 胡發雲 |
| 302 | 人的苦難,大自然的苦難 | 胡發雲 |

CHINA

小说月报

第九届百花奖获奖作品集

目录

林潇潇小传

- 309 “高四”学生 潇 潇
- 392 记忆中的“四方帽” 潇 潇

毕飞宇小传

- 397 青衣 毕飞宇
- 457 《青衣》问答 毕飞宇

叶广芩小传

- 461 醉也无聊 叶广芩
- 512 醉未必无聊 叶广芩

方方小传

- 517 在我的开始是我的结束 方 方
- 573 一个人怎样生活无需要问为什么 方 方

李唯小传

- 577 腐败分子潘长水 李 唯
- 632 表现罪恶 李 唯

阿宁小传

- 637 无根令 阿 宁

目 录

- 692 生存及其它 阿 宁
- 冯骥才小传
- 697 俗世奇人 冯骥才
- 725 文学记录文化 冯骥才
- 池莉小传
- 731 一夜盛开如玫瑰 池 莉
- 742 说说《一夜盛开如玫瑰》 池 莉
- 周梅森小传
- 745 基本国策 周梅森
- 761 壶打正着 周梅森
- 梁晓声小传
- 765 双琴祭 梁晓声
- 774 关于《双琴祭》 梁晓声
- 王蒙小传
- 779 枫叶 王 蒙

CHINA

小镜月报

第九届百花奖获奖作品集

目 录

787	关于《枫叶》	王 蒙
	裘山山小传	
791	保卫樱桃	裘山山
804	对生活的设问	裘山山
	莫言小传	
809	沈园	莫 言
820	心灵的废墟	莫 言
	赵琪小传	
823	援军	赵 琪
842	战争中的人	赵 琪
	铁凝小传	
847	第十二夜	铁 凝
858	艺术在想象中的满足	铁 凝
	谈歌小传	
863	燕赵笔记	谈 歌
886	故事的诱惑	谈 歌
888	编后语	

CHINA

中
篇
小
说



CHINA



铁凝小传

铁凝，女，1957年生于北京。现为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河北省作家协会主席。

1975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主要著作有：长篇小说《玫瑰门》、《大浴女》、中篇小说《麦秸垛》、《对面》、《午后悬崖》、《永远有多远》、《没有纽扣的红衬衫》，短篇小说《哦，香雪》、《孕妇和牛》、《马路动作》、《安德烈的晚上》以及散文、电影文学剧本等。

1996年出版5卷本《铁凝文集》。

其小说多次获得国家级文学奖，散文集《女人的白夜》获中国首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永远有多远》获首届老舍文学奖。电影《哦，香雪》获第41届柏林国际电影节青春片最高奖；电影《红衣少女》获1985年中国电影“金鸡奖”“百花奖”优秀故事片奖。《孕妇和牛》、《秀色》分别荣获《小说月报》第五届、第八届“百花奖”。

部分作品译成英、法、德、日、俄、丹麦、西班牙等文字。

CHINA

永远有多远

铁凝

你在北京的胡同里住过吧？你曾经是北京胡同里的一个孩子吧？胡同里那群快乐的、多话的、有点缺心少肺的女孩子你还记得吧？

我在北京的胡同里住过，我曾经是北京胡同里的一个孩子。胡同里那群快乐的、多话的、有点缺心少肺的女孩子我一直记着。我常常觉得，要是没了她们，胡同还能叫胡同么？北京还能叫北京么？我这么说话会惹你不高兴——什么什么？你准说。是啊，如今的北京已不再是从前，她不再那么既矜持又恬淡、既清高又随和了。她学会了拥抱，热热闹闹、亦真亦假的拥抱，她怀里生活着多少多少北京之外的人啊。胡同里那些带点咬舌音的、嘎嘣利落脆的贫北京话也早就不受戴见了——从前的那些女孩子，她们就是说着这样的一口贫北京话出没在胡同里的。她们头发干净，衣着简朴（却不寒酸），神情大方，小心眼儿不多，叫人觉得随时都可能受骗。二十多年过去了，每当我来到北京，在任何地方看见少女，总会认定她们全是从前胡同里的那些孩子。北京若是一片树叶，胡同便是这树叶上蜿蜒密布的叶脉。要是你在阳光下观察这树叶，会发现它是那么晶莹透亮，因为那些女孩子就在叶脉里穿行，她们是一座城市的汁液。胡同为北京

城输送着她们，她们使北京这座精神的城市肌理清明，面庞润泽，充满着温暖而可靠的肉感。她们也使我永远地成为北京一名忠实的观众，即使再过一百年。

当我离开北京，长大成人，在B城安居乐业之后，每年都有一些机会回到北京。我在这座城市里拜访一些给孩子写书的作家，为我的儿童出版社搜寻一些有趣的书稿，也和我的亲人们约会，其中与我见面最多的是我的表妹白大省（音 xǐng）。白大省经常告诉我一些她自己的事，让我帮她拿主意，最后又总是推翻我的主意。她在有些方面显得不可救药，可我们还是经常见面，谁让我是她表姐呢。

现在，这个六月的下午，我坐在出租车上，窗外是迷蒙的小雨。我和白大省约好在王府井的“世都”百货公司见面，那儿离她的凯伦饭店不远。她大学毕业后就分配在四星级的凯伦，在那儿当过工会干事，后来又转到销售部做经理。有一回我对她说，你不错呀刚到销售部就当领导。她叹了口气说哪儿呀，我们销售部所有的人都是经理，销售部主任才是领导呢，主任。我明白了，不过这种头衔印在名片上还是挺唬人的：白大省，凯伦饭店销售部经理。

出租车行至灯市西口就走不动了，前方堵车呢。我想我不如就在这儿下来吧，“世都”已经不远。我下了车，雨大了，我发现我正站在一个胡同口，在我的脚下有两级青石台阶；顺着台阶向上看，上方是一个老旧的灰瓦屋檐。屋檐下边原是有门的，现在门已被青砖砌死，就像一个人冲你背过了脸。我迈上台阶站在屋檐下，避雨似的。也许避雨并不重要，我只是愿意在这儿站会儿。踩在这样的台阶上，我比任何时候都更清楚我回到了北京，就是脚下这两级边缘破损的青石台阶，就是身后这朝我背过脸去的陌生的门口，就是头上这老旧却并不拮据的屋檐使我认出了北京，站稳了北京，并



深知我此刻的方位。“世都”“天伦王朝”“新东安市场”“老福爷”“雷蒙”……它们谁也不能让我知道我就在北京，它们谁也不如这隐匿在胡同口的两级旧台阶能勾起我如此细碎、明晰的记忆——比如对凉的感觉。

从前，二十多年前那些夏日的午后，我和我的表妹白大省经常奉我们姥姥的吩咐，拎着保温瓶去胡同南口的小铺买冰镇汽水。我们的胡同叫驸马胡同，胡同北口有一个副食店，店内卖糕点罐头、油盐酱醋、生熟肉豆制品、牛羊肉鲜带鱼。店门外卖蔬菜，蔬菜被售货员摆在淡黄色竹板拼成的货架上，夜里菜们也那么摆着不怕被人偷去。干吗要偷呢？难道有人急着在夜里吃菜么？需要菜，天一亮副食店开了门，你买就是了。胡同南口就有我说的那个小铺。如果去北口副食店，我们一律简称“北口”；要是去南口小铺，我们一律简称“南口”。

“南口”其实是一个小酒馆，台阶高高的，有四五级吧，让我常常觉得，如果你需要登这么多层台阶去买东西，你买的东西定是珍贵的。南口不卖油盐酱醋，它卖酒、小肚、花生米和猪头肉，夏天也兼卖雪糕、冰棍和汽水。店内设着两张小圆桌，铺着硬挺的、脆得像干粉皮一样的塑料台布的桌旁，永远坐着一两位就着花生米或小肚喝酒的老头。我觉得我喜欢小肚这种肉食就是从“南口”开始的。你知道小肚什么时候最香吗？就是售货员将它摆上案板，操刀将它破开切成薄片的那一瞬间。快刀和小肚的摩擦使它的清香“噗”地迸射出来，将整间酒馆弥漫。那时我站在柜台前深深吸着气，我坚信这是世界上最好闻的一种肉。直到售货员问我们要买什么时，我才回过神儿来。“给我们拿汽水！”这是当年北京孩子买东西的开场白，不说“我要买什么”，而说“给我们拿……”“给我们拿汽水！”“冰镇的还是不冰镇的？”“给我

们拿冰镇的，冰镇杨梅汽水！”我和白大省一块儿说，并递上我们的保温瓶。我已从小肚的香气中回过神儿来了，此时此刻和小肚的香气相比，我显然更渴望冰凉甘甜的杨梅汽水。在切小肚的柜台旁边有一只白色冰柜，一只盛着真冰的柜。当售货员掀开冰柜盖子的一刹那，我们及时地奔到了冰柜跟前。嗨，团团白雾样的冷气冒出来，犹如小拳头一般打在我们的脸上痛快无比，冰柜里有大块大块的白冰，一瓶瓶红色杨梅汽水就东倒西歪地埋在冰堆里。售货员把保温瓶灌满汽水，我和白大省一出小酒馆，一走下酒馆的台阶——那几级青石台阶，就迫不及待地拧开保温瓶的盖子。通常是我先喝第一口，虽然我是白大省的表姐。以后你会发现，白大省这个人几乎在谦让所有的人，不论是她的长辈还是她的表姐。这样，我毫不客气地先喝了第一口，那冰镇的杨梅汽水，我完全不记得汽水是怎样流入我的口中在我的舌面上滚过再滑入我的食道进入我的胃，我只记得冰镇汽水使我的头皮骤然发紧，一万支钢针在猛刺我的太阳穴，我的下眼眶给冻得一阵阵发热，生疼生疼。啊，这就是凉，这就叫冰镇。没有冰箱的时代人们知道什么是冰凉，冰箱来了，冰凉就失踪了。冰箱从来就没有制造出过刻骨的、针扎般的冰凉给我们。白大省紧接着也猛喝一大口，我看见她打了一个冷战，她的胖乎乎的胳膊上起了一层鸡皮疙瘩。她有点喘不过气似的对我说，她好像撒了一点尿出来！我哈哈笑着从白大省手中夺过保温瓶又喝了一大口，一万支钢针又刺向我的太阳穴，我的眼眶生疼生疼，人就顿时精神起来。我冲白大省一歪头，她跟着我在僻静的胡同里一溜小跑。我们的脚步惊醒了屋顶上的一只黄猫，是九号院的女猫妞妞，常串着房顶去找我们家的男猫小熊的。我们在地上跑着，妞妞在房顶上追着我们跑。妞妞呀，你喝过冰镇汽水么？哼，一辈子你也

喝不着。我们跑着，转眼就进了家门。啊，这就是凉，这就叫冰镇。

白大省从来也没有抱怨过在路上我比她喝汽水喝得多，为什么我从来也不知道让着她呢？还记得有一次为了看电影《西哈努克访问中国》，我和白大省都要洗头，水烧开了，我抢先洗，用蛋黄洗发膏。那是一种从颜色到形状都和蛋黄一样的洗发膏，八分钱一袋，有一股柠檬香味。我占住洗脸盆，没完没了地又冲又洗，到白大省洗时，电影都快开演了。姥姥催她，洗好头发的我也煞有介事地催她，好像她的洗头原本就是一个无理的举动。结果她来不及冲净头发就和我们一道看电影去了。我走在她后边，清楚地看到她后脑勺的一绺头发上，还挂着一块黄豆大的蛋黄洗发膏呢。她一点儿也不知道，一路晃着头，想让风快点把头发弄干。我心里知道白大省后脑勺上的洗发膏是我的错误，二十多年过去，我总觉得那块蛋黄洗发膏一直在她后脑勺上沾着。我很想把这件往事告诉她，但白大省是这样一种人：她会怎么也弄不明白这件事你有什么可对她不起的，她会扫你要道歉的兴。所以你还是闭嘴吧，让白大省还是白大省。

我就这样站在灯市西口的一条胡同里，站在一个废弃的屋檐下想着冰镇汽水和蛋黄洗发膏，直到雨渐渐停了，我也该就此打住，到“世都”去。

我在“世都”二楼的咖啡厅等待白大省。我喜欢“世都”的咖啡厅。临窗的咖啡座，通透的落地玻璃使你仿佛飘浮在空中，使你生出转瞬即逝的那么一种虚假的优越感。你似乎视野开阔，可以扬起下颏看远处夕阳照耀下的玻璃幕墙和花岗岩组合的超现实主义般的建筑，也可以压着眼皮看窗外那些出入“世都”的人流在脚下静静地淌。我的表妹白大省早晚也会出现在这样的人流里。



现在离约定时间还早，我有足够的时间在这儿稳坐。喝完咖啡我还可以去二楼女装部和四楼的家庭用品部转转，我尤其喜欢各种尺寸和不同花色的毛巾、浴巾，一旦站在这些物质跟前，便常有不能自拔之感。我要了一份“西班牙大碗”，这厚敦敦的大陶杯一端起来就显得比“卡普契诺”之类更过瘾。我喝着“西班牙大碗”，有一搭无一搭地看身边过往的逛“世都”的人，想起白大省告诉过我，她看什么东西都喜欢看侧面，比如一座楼，比如一辆汽车、一双鞋、一只闹钟，当然也包括人，一个男人或一个女人。白大省的这个习惯有点让我心里发笑，因为这使她显得与众不同。其实她有什么与众不同呢，她最大的与众不同就是永远空怀着一腔过时的热情，迷恋她喜欢的男性，却总是失恋。从小她就是一个相貌平平的乖孩子，脾气随和得要死。用九号院赵奶奶的话说，这孩子仁义着哪。

1

白大省在七十年代初期，当她七八岁的时候，就被胡同里的老人评价为“仁义”。在七十年代初期，这其实是一个陌生的、有点可疑的词，一个陈腐的、散发着被雨水洒黄的顶棚和老樟木箱子气息的词，一个不宜公开传播的词，一个激发不起我太多兴奋和感受力的词，它完全不像另外一些词汇给我的印象深刻。有一次我们去赵奶奶家串门，我读了她的孙女、一个沉默寡言的初中生的日记。当时她的日记就放在一个黑漆弓腿茶几上，仿佛欢迎人看的。她在日记中有这样几句话：“虽然我的家庭出身不好，但我的革命意志不能消沉……”是的，就是那“消沉”二字震撼了我，在我还根本不懂消沉是什么意思时，我就断定这是一个奇妙不凡的词，